

少女的心意 凤舞

旧稿， 白色情人节的祝福（迫害）。



早春的景象是由一幅幅画卷构成的，有时是洁白柔和的雪花，悠然而寂静。有时是绵绵络绎的细雨，落落无声。倘若存在掌管四季气候的女神，冬可能是无情的，春一定是任性的。她时而宽容，弥漫着温熏的气息。也时而调皮，给人尚未苏醒的假象。春就像是一个好动的精灵，总是不满足于古板的格调，充满了戏剧性的多变。

连日雨雪霏霏所带来的阴霾已于昨日消散，阳光偷偷泄露出来。想来是春之女神厌倦了这方沉闷的土地，悄悄滋注了一些生机。

此时此刻，在一所普通的民宅中，一位普普通通的少女无暇他顾，低着头好像在翻弄着什么，显得有些匆忙。少女并没有心思去感受这明媚的清晨，亦或说来不及。因为——她在化妆。

梳妆台上零散地摆放着许多女孩子常用的化妆品，粉底，眼线笔，睫毛膏，遮瑕膏，显然是在画眼妆了。对于高中生的她而言，眼影和美瞳尚为时过早。想要变得美丽，又不想太过妖艳和招摇，这样的心情是处于中学时代的女生所独有的。她们的审美与化妆技巧尚未成熟，也缺乏相当的自信。正因为如此，她们的行为举止与衣着打扮，很难由内而外流露出气质美。

人在遇到真正的“美”时，只会有两种选择。倘若不去称赞美，欣赏美，那必然是美太过耀眼，令其自惭形秽。美是绝对，纯粹的象征。似是而非的美并不存在。无法认同自己所认为的美，才会产生美与不美的纠葛，那么“美”还是美吗？

大概是想用眼妆去遮掩隐约能看到的黑眼圈，少女在很小心翼翼地画眼线。

一划...又一划...看着镜中的自己逐渐变一个美丽可人的形象，内心油然而生一股莫名的成就感。好似一位艺术家即将完成一件精致作品时的心情，欣喜与满足感在向自己招手，呼之欲出。

然而，美的本质是无法接受动摇的。少女的眉头微微一皱，她犹豫了。

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是一个女人气质与神韵的最直观诠释，也往往是画家与诗人最钟情的地方。少女的犹豫，恰如画家在即将收笔时产生了不协调感。增一笔则太艳，减一笔则太庸，怎么画都会落俗。只好选择搁置，太过扫兴的话有可能直接撕毁重来。

少女没有那么决绝，可也无法继续。镜中呈现的依旧是少女的模样，视线却不知所踪。她的神情有些呆然，脸色也逐渐趋于祥和。当人的意识进入了某个未知的虚幻，手依然会不自觉地随着惯性乱

动。这是一种奇妙的本能。眼线笔的笔尖停滞在了眼角梢的某处，随后又上下摆动，在空中划出一个不规则的图案。

少女懒懒地想着，那家伙平日在部室里没事就偷偷盯着小雪乃看，也不知道收敛一点。更可气的是，就算看我也只是在看...刚认识的时候还总是叫人家 bitch，哼，真是个不解风情的家伙。那种木头怎么会明白女孩子眼睛所蕴含的女人味，更不会懂女孩子这种微妙的小心思。

可转念一想，他不是个木头，经常会被彩羽妹妹捉弄的脸红耳赤，真是讨厌！明明我也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，也有努力地去学习化妆的技巧，也很受人喜.....

...也许我真的是很俗的女人。他很少注视我的眼睛，也从未流露过惊艳的视线。要知道，女人对来自异性的视线有着先天的警觉与判断，他却总是无动于衷。就算我今天的妆容与平日有所不同，他又岂会注意到。

而如果他注意到了，我这份心思会不会太过狡猾？太过肤浅？再说化妆对我来说应该早就习惯了，为何偏偏今天出现迟疑？

对于少女而言，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。白色情人节，又叫“返情人节”。情人节当天赠出礼物的一方会在今天收到回馈的礼物。要说原本她并未太在乎这个约定俗成，前几日却收到了对方的邀约。

很爽快的答应了对方，可心下也产生了不少疑惑。他不是对这种节日有概念的人，也总会用歪理和行动来否认仪式感。“如果说情人节和白色情人节是互相爱慕的二人之间的互动，一个月的时间差足矣让这份感情冷却。为何不当天就回应？反之，倘若并没有因为一个月的时间差冷却这份感情，白色情人节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也就是说，这份仪式感是毫无意义的伪物，不是情侣之间的秀恩爱，就是孤零零的单相思。”这才像是他能说出口的歪理。

这份微妙的疑惑在少女的心扉婉转徘徊，绵绵细细，犹如平静的湖面中被投入一颗石子。思绪的褶皱已经无法抚平，向着未知的地方荡漾而去。

她不由得重新审视自己。

情人节当天，自己是以回礼的名义送出曲奇的。如果...如果他看穿了我的狡猾，就没必要挑选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约会。可如果他没有看穿我的狡猾，就更没必要继续这种你来我往的互动。我是个

狡猾的女人，可这种回馈性质的约会是我想要的吗？姑且认为，他是随意选择了这样一个日子约会，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。

又想起了曾经与优美子谈过的一番话。她是个很单纯的人，因此反而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。那天她的情绪很低落，我原本是在安慰她。结果她在临走的时候对我说到，“隼人他，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人。他只是刻意表现出自己和蔼可亲的一面。这是他温柔的地方没错，可也仅此如此。他没有把我们...把我当成一个真正的朋友。我大概能感觉到，他很累，他的内心很孤独，也很苦恼。可他为什么就不能对我说这些呢？明明连姬菜都.....我真是个没用的女人，就连他文理组的选择都要从别人口中得知。我只是...想要和他平等坦然的相处，想知道他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不过，嘛...这种事情想太多也不会有结果。反正我暂时没什么真正想做的事情，未来什么的，谁又知道呢。现在能一直注视着他就足够了。我在等待，等待着他能放下心中的包袱，愿意回头看一眼。结衣你...不也是如此吗？”

我是如此吗？我想去等待，可珍视的人正在渐行渐远。我没办法和小雪乃小企一样考虑那么复杂的问题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。

应该说，我从一开始就明白，她们二人之间存在着我无法逾越的鸿沟。那我为何想和他们成为朋友，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呢？侍奉社究竟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？我真正的愿望是什么？

毫无疑问，小雪乃和小企都是孤独的存在，那么我呢？迎合他人，观察气氛，融入集体，过着现充的生活，这样就能避免孤独？这世界上真的存在完全理解的彼此？就算真的存在，避免了孤独就能获得幸福？

幸福？在侍奉社一起相处的那段时光，的的确确称得上是幸福。

少女合上了眼，细细思寻这一年里发生在自己周围的种种。

“能不能放弃你那配合周围人的想法？令人非常不愉快地，忽视你自己的笨拙，一败涂地以及笨拙，去追究他人的间接原因，不觉得可耻吗？”

“所—以—说—啊，你不需要道歉，你应该有什么话想说吧？”

“我独自一人说到底是我自己的原因，跟事故没关系，没必要感到内疚和同情。如果因为在意这点

而温柔，还是停止吧。”

“真是笨蛋呢，结束掉的话，再开始不就好了吗。”

“由比滨同学，那个...虽然现在还有些困难。不过肯定有一天，我肯定会依赖你的。所以，谢谢。”

“你为什么也要哭？果然你.....好卑鄙。”

“你那种说法，不觉得有点狡猾么？”

“不对，雪之下的事情应该由雪之下自己解决。而且，那样的话只是欺瞒而已。”

“你们也能听听，我的委托吗？”

记忆里一幕幕支离破碎的片段所拼凑出的，是他人眼中真实的自己。是他们让自己明白，不迎合他人，不去阅读气氛，也能很舒心自然地做自己。明明都是扭曲至极的笨蛋，却也能一起帮别人解决各种各样烦恼的事情。在那个只有三人组成的小小社团里，可以追逐并寻找到属于自己小小的幸福。想及此处，少女似乎明白了什么。他们二人身上吸引自己的品质，正是一种名为孤独的坚强。即便侍奉社不存在，他们二人的本质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改变。那么，我想要寄托的情感，想要追寻的幸福，也不应仅仅在侍奉社。作为朋友，我应该帮助小雪乃走出目前的困境。而作为女人，我也有属于自己的自尊与执着。我就是我，一个普通又狡猾的女人。

睁开眼，少女晃了晃团子头，眼神逐渐坚定。她再次提起了眼线笔，对着镜子描了起来。阳光透过窗帘洒入，柔和地包裹在少女的侧脸，愈加明亮。

伴随着光与影的浮动，镜中的自己逐渐清晰。脸颊与嘴角勾勒出狡黠的笑意，恍惚中有一瞬间的错神。

“果然，要比平日妩媚了一点。”